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〇九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北溪字義

附嚴陵講義

準齋雜說

性理羣書句解

東宮備覽

孔子集語

朱子讀書法

家山圖書

讀書分年日程

卷

辨惑

附

編錄

治世龜鑑

管窺外篇

內訓

理學類編

宋 陳淳撰 淳熙錄……一

宋 吳如愚撰 節編……六三

宋 熊剛大撰 大註……九一

宋 陳模撰 模撰……二九一

宋 薛據撰 據輯……三一九

宋 張洪同撰 洪同編……三五一

不著撰人……四二一

元 程端禮撰 端禮撰……四五七

元 謝應芳撰 應芳撰……五三五

元 蘇天爵撰 天爵撰……五九五

元 史伯璿撰 伯璿撰……六一七

元 仁孝文皇后

徐氏撰 氏撰……七二一

明 張九韶撰 九韶撰……七四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溪字義卷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文愷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陳瑞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北溪字義

儒家類

提要

_臣等謹案北溪字義二卷宋陳淳撰淳字安

卿號北溪龍溪人嘉定十年授迪功郎泉州

安溪主簿未上而卒事迹具宋史本傳此編

為其門人清源王雋所錄以四書字義分二

十有六門每拈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以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字義
提要

暢其論初刻於永嘉趙氏又有清漳家藏本

刻於宋淳祐間即九華葉信厚本也舊板散

佚明弘治庚戌始重刊行此本乃四明豐慶

所校刻附以嚴陵講義四條曰道學體統曰

師友淵源曰用工節目曰讀書次第乃淳嘉

定九年待試中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延講

郡庠時作也又考趙汭東山集有荅汪德懋

性理字義疑問書稱陳先生性理字義取先

儒周程張朱精思妙契之旨推而演之蓋為初學者設云云未知即此書之別名抑或此書之外又有性理字義今未見其本莫之詳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字義卷上

宋 陳淳 撰

命

命猶令也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字義
卷上

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為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

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夭壽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賦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字義
卷上

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一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

烟囂在裏許所以義理皆不通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豐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字義
卷上

不高不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三歲不如堯舜之高厚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天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渣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

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
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
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
承載得道理多雜說謫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
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
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
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
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
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
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
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
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
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
氣清中被一條戾氣衝拘了如泉脉出來甚清却被
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岩石頭橫截衝激不

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
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
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
肖者多

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
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
生處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
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時為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則謂之
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
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貞者生理之固

問天之所命固是大化流行賦予於物如分付他一般
若就人事上論則如何是賦予分付處曰天豈諄諄
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孟子說天與賢與
子處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
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天與之人與

之又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意發得亦已明白矣如孟津之上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亦其出於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容便是天命之至武王但順乎天而應乎人爾然此等事又是聖人行權底事惟聖人及大賢以上地位然後見得明非常情所及唐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蓋到人事已盡地頭亦見骨不容一點人力便是天之所為此意旨極精微陸宣公之學亦識到此如桎梏死巖墻

欽定四庫全書

批漢字義
卷上

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天若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蓋到此時所值之吉凶禍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問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註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此處何以見二者之辨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

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面訓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問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

欽定四庫全書

批漢字義
卷上

而已矣古人凡言天處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論語集註獲罪於天曰天即理也易本義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嘗親炙文公說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觀此亦可見矣故上而蒼蒼者天之體也上天之體以氣言上天之載以理言

問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齊曰譬之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其雨則一而江河受去其流

滔滔不增不減溪澗受去則洪濶暴漲溝澮受去則

朝盈暮涸至於沼沚坎窞盆甕罌缶螺杯蜆殼之屬

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污濁

或臭穢隨他所受多少般樣不齊豈行雨者固為是

區別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為播種一

也而有滿園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擲之蹊旁而踐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蹂不出者有未出為鳥雀啄者有方芽為鷄鵲啣者

有稍長而芟去者有既秀而連根拔者有長留在園

而旋取葉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為菹於禮豆

而薦神明者有為齋於金盤而獻上賓者有丐子烹

諸瓦盆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壯茂而割者有結食

成子而研為齏汁用者有藏為種子到明年復生生

不窮者其參差如彼之不齊豈播種者所能容心哉

故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齊亦自然之理

何疑焉

性

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

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

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

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

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

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

程子曰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文公曰元亨利貞

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

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

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

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

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

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
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
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
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
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
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為理只一般只
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爾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
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
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
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
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
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重厚七者夾雜便有參差
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
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歷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

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
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
時少如一歲間劇寒劇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
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此不
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
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
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
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
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中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
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
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
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
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
此耳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楊子

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性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十三

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悞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與陰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十三

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

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就移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十四

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韓文公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是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楊却又與荀楊無甚異

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

無非妙用不過又認得箇氣而不說著那理耳達麼答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鼻嗅浥在口談論徧視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他也合天地世界總是這箇物事乃吾之真體指吾之肉身只是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箇透徹則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迴故禪家所以甘心屈意枯槁山林之下絕滅天倫掃除人事者只是怕來侵壞著他這箇靈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性便是道成了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陌或喫豬頭鴿子都不妨其實多是把持到年暮氣衰時那一切情欲自然退滅却自喚做工夫至到便矜耀以為奇特一向呵佛罵祖去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十五

今世有一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

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為孟子掃却今又再拈起來做至珍至寶說謂人之所以能飲能食能語能默能知覺運動一箇活底靈底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運動合本然之則固是性如盜賊作竊豈不運動如何得是性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固是靈活底然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為可痛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十六

心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饑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間飲食動作皆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僅往來於脉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

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心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性者心之郭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入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十七

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且如饑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理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

心有體有用其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十一

便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

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為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問學者為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為人親切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十二

思以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為天下之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周室班爵祿之制未嘗

間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

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

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微至幽可通

佛家論性只似儒家論心他只把這人心那箇虛靈知

覺底喚作性了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

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語亦說得圓橫渠曰心統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性情尤為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未有如此說親切

者文公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

說得又條暢明白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

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

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

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處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謂易

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謂體者非體用之體

乃其形狀模樣恁地易是陰陽變化合理與氣說

情

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

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

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

目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樂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字義
卷上

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

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為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為羞

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為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

這物其端緒便發出從外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

發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

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云云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

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為之主也孟子此處

說得却備又如大學所謂憂患好樂及親愛畏敬等皆是情

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不是箇不好底物但其所以為情者各有箇當然之則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當辭讓而辭讓當是非而是非便合箇當然之則便是發而中節便是其中性體流行著見於此即此便謂之達道若不當然而然則違其則失其節只是箇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於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來便不好也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

卷三

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箇不善孟子論情全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之發者言之禪家不合便指情都做惡底物却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如何滅得情既滅了性便是箇死底性於我更何用孟子四端是專就善處言之喜怒哀樂及情等是合善

惡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

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處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

卷三

志

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這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謂之志

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

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污便
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更能卓然挺出於
流俗之中至不隨波逐浪為碌碌庸庸之輩若甘心
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
却甘心為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如
文帝寬仁恭儉是其資質儘可與為帝王然其言曰
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却不能立志武帝上嘉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字義
卷上

三十四

唐虞志向高大然又好名駁雜無足取

程子奏劉說立志一段最切是說人君立志學者立志
與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大小之不
同

為學緊要處最是立志之初所當謹審決定此正是分
頭路處纔志於義便入君子路纔志於利便入小人
路舜跖利善正從此而分堯桀言行正從此而判孔
子說從心所欲不踰矩緊要正在志學一節上在聖

人當初成童志學固無可議自今觀之學之門戶雖多
若此處所志者一差不能純乎聖途之適則後面所
謂立所謂不惑所謂知命所謂從心節節都從而差
無復有見效處惟起頭所志者果能專心一意於聖
人之學則後面許多節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進果
有不倦工夫以終之則雖從心地位至高亦可得而
造到矣

人常言志趣趣者趣也心之所趨也趣亦志之屬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字義
卷上

三十五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
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
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
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
能立志

意